

张国荣化蝶：一个“香港梦”的隐喻

黎熙元¹

(1. 中山大学港澳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香港明星张国荣于 2003 年 4 月 1 日离世, 香港人给予他异乎寻常的哀悼和赞美。比较香港自 1950 年以后的发展历史和张国荣的一生, 我们可以发现张国荣的故事是香港梦的经典版本, 即通过不断奋斗达到个人的成功。张国荣死于一个痛苦的时刻——香港人正在与“沙士”病毒和经济不景搏斗, 张国荣死后化蝶的传说, 灌注了香港人对未来生活的期望。

关键词: 张国荣、香港梦、隐喻

中图分类号: C925

文献标识码: A

今年 4 月 1 日, 张国荣以张扬的、悲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位歌星选择在这个时刻离开人世, 其隐喻似乎值得人们寻味。在那几天里, 香港的传媒不约而同地使用其主要版面或时段报道这一事件、或有关张国荣的生平, 其声势压倒了当时的大热新闻“美伊战争”和“沙士”爆发。张国荣的唱片、海报、电影等被抢购一空; 张国荣出殡那天, 香港万人空巷雨中送殡。其后的香港电影颁奖礼, 张国荣成为贯穿全场的主题。9 月 12 日张国荣生日, 香港众多新旧明星举行怀念演唱会。网络消息报道, 三十万歌迷、影迷网上追悼“哥哥”。明星死后倍受其崇拜者追捧, 本不足为奇。但观张国荣去世后香港各界的反应, 却有两点大不寻常之处。其一是传媒和公众的一致取态。在张之死讯被核实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香港的媒体像往常遇到大新闻那样兴奋, 种种猜测、传言、轶闻, 充斥媒体, 就连遗嘱在第一时间也出现了两种版本。正如一位网友在大洋网上撰文说: “此刻, 香港敬业的娱乐记者们, 他们正尽职尽责把守着所有关口, 拦截着所有可能与张国荣沾一点关系或没有任何关系的人, 他们就象盗墓者一样紧张而且兴奋……” “我说, 只要悼念这般大张旗鼓, 最后就完全可能会被炒成一场闹剧。” 但传媒的这种兴趣并没有维持很久, 它们发现公众对事件所抱的态度与以往对明星花边新闻的态度完全不同, 尽管不大理解, 但都表现出哀伤和沉痛, 于是一向以“八卦”著称的香港传媒这次超乎寻常地以庄重的态度和言辞, 来报道和追忆这位艺人, 不是“八卦”新闻, 而是他唱过的歌、演过的电影成为报道的中心。其后各界人士对张国荣的评价更是极尽赞美之辞。王家卫说: “张国荣是一个伟大的艺人;” 张曼玉说: “他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男人”; 许多文章援引《霸王别姬》的台词来概括他——“一笑万古春, 一啼万古愁”; 更有许多“倾国倾城”之类的美言, 是张国荣生前三十多年的艺术生涯未有得到过的。

其二是生前死后的传奇。张国荣的一部获奖作品《阿飞正传》中有这样的独白: “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 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呀, 飞累了就在风里睡觉, 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 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 如今这“无脚鸟”成了一个张国荣的传奇, 比喻他为歌坛、影坛的成功、为坚持自己艺术风格、生活方式而苦苦奋斗的历程。翻查多年前的评论及娱乐新闻, 这些与众不同的个性常被斥为“怪僻”, 但如今就变成了清高和不屈。虽然这些字眼所代表的事实具有相同的特征, 但其价值判断就大大不同。张国荣的另一个传奇是“化蝶”。据香港报纸的报道, 张国荣死去的地方和生前的住所堆满了人们

送来的、致祭的鲜花，鲜花引来了彩蝶纷飞，于是民间就有了张国荣死后“化蝶”之说。香港人对张国荣所倾注的宽容和赞美是异乎寻常的，但如果我们细看张国荣的生平和他死去时香港的社会状况，香港人这种“异乎寻常”的公众心态就不难理解了。

张国荣生长于一个被称为“未曾给予他温暖的家庭”，与父母关系恶劣，与兄弟姐妹们之间有很大隔阂。1977年，张国荣21岁，他参加了RTV(ATV)主办的亚洲歌唱比赛以《American Pie》获得亚军，并推出首张唱片《I Like Dreaming》，迈出踏入歌坛的第一步。随后他与丽的电视签下5年合约，成为一个综合性节目的主持人，从此进入娱乐圈。也许是由于刚从英国回来的张国荣比较喜欢唱英文歌，也许由于他打扮前卫，跟当时走红歌手如许冠杰、罗文的正统风格完全不同；张不被香港乐坛接受，除了零星的批评之外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注意。在娱乐圈熬了七年，成绩很不理想，娱乐圈最初给予张国荣的，似乎不是掌声欢呼而是羞辱与考验，他的唱片曾被唱片公司以一元钱一张的低价抛售，他在台上表演抛给观众的帽子又被抛回台上。“嘘声、喝倒彩似乎成为他的宿命。”失意之中的张国荣有段时间每晚都去泡Disco。

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张国荣凭《Monica》、《无需要太多》和《沉默是金》等入选香港每年评选的“十大中文金曲”，成了梦寐以求的大明星，但同时却惹来了同时成名歌手谭咏麟的歌迷不满，“谭张对垒”被称为香港歌坛有史以来最狂热的歌迷之争，据说由此而引发互相攻讦令张国荣头疼不已。展开歌坛事业的同时，张国荣也展开其影艺事业，先后参与演出了电影如《胭脂扣》、《阿飞正传》、《霸王别姬》、《春光乍泄》，成为一个有独特风格的演员。

90年代，张国荣跟随香港“移民潮”移民加拿大，但他不能习惯远离艺坛的生活，不久就由于“不耐寂寞”而返回香港并重返歌坛。但这次复出的经历仍充满痛苦。更严厉的批评和包含更多人身攻击的报道出现于这一时期。与他在电影《霸王别姬》中成功扮演的角色程蝶衣一脉相承，复出的张国荣以白衬衫、高跟鞋、贝壳裙登场，这种公开地、夸张地表达对社会传统观念以及观众为他既有的角色定位的反叛行为，无疑是惊世骇俗的。他的多个演唱会计划未能实现，并且从那时开始直至死去，一直被批评与嘲讽伴随着。

张国荣人生的起伏变化带着香港近30年社会变迁的明显记印：六七十年代艰苦经营、八九十年代繁荣昌盛、90年代初面对回归困惑、21世纪初经济遭受重创。2003年上半年是近年来香港人所面对的最困难、最彷徨的时期。由“亚洲金融风暴”引起的经济萧条未见好转，负资产问题仍未解决，失业率依然高企，更不幸的是SARS的袭击，不但经济大受影响，人们更为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而担忧。而张国荣选择了这个时刻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于张国荣与香港历史转变以及战后出生、见证香港逐步走向繁荣的新一代自我认同形成过程的关系，时事评论人梁款作过精彩评述：“少讲狮子山下，多讲依本多情，不在乎手屈一指，支在乎刹那光辉……他的音乐变成了平民成长经验里的‘背景音乐’”（梁款：《我们的时代——悼张国荣》，载于《信报》（财经新闻）2003年4月16日。）。某些香港人对张国荣的欣赏之情正是在这种“背景音乐”中培养出来的。

从60年代的起飞到21世纪的萧条，香港经济走完了一个周期，正处于缓慢的结构调整期；从殖民管治到回归自治，香港政治正处于艰苦的学习期，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香港人面对从未经历过的负债、失业、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等人生考验，正处于痛苦的适应期。无论具体原因是否一致，当香港人得知张国荣的悲剧时，他们对事件所反映出来的那种痛苦和困惑一定是感同身受的。正是这种比拟，使港人对张国荣的态度完全改变。

作为二战后亚洲新兴工业地区，香港的社会经济从发展到繁荣经历了大约二三十年。许多香港人在这个时期白手起家；默默奋斗；饱尝辛酸之后获得事业成功，由此拥有财富或社会地位。这一历程构成了现代“香港梦”，它是二战后出生的香港新一代本土认同形成的基础，这个梦想也促使六七十年代许多内地人不惜冒险移民香港。“香港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产生于特殊空间的人生追求。张国荣的事业发展历程符合香港人关于个人奋斗梦想的经典版本，不停顿的个人奋斗，一生尽管受尽流言之苦，仍然坚持自己的观念和风格，这是为港人所确认的，这一价值体现在“无脚鸟”不停飞翔、至死方休的传奇；而香港人对“明天会更好”所寄存的朦胧希望，则转译为“化蝶”，犹如“凤凰涅槃”一样。正如梁款所说：张国荣死在两个时代交替的时刻，他的死标志着“我们的时代已经正式终结，新的时代正在跌宕而生。”^①

然而，张国荣毕竟不是民族英雄，也不是民主斗士，他只不过是一个“出位”的演员，一个双性恋者；在男女性都被设计了固定角色和形象的中国文化中，要把他美化或神化是困难的，正如1970年代初的美国社会及好莱坞面对那位“不男不女”的男演员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不知所措一样。香港人虽然自认为开放，但人们的观念仍然具有许多传统保守的成分，从那些对张国荣高跟鞋、贝壳裙的形象及其性倾向的恶意指评(例如“人妖”，“三级”等)可见一斑。于是人们使用了替代方法。在杂志上、网页上，人们这样赞美张国荣：“他却都可以给人一种干净的感觉，因为他不同于普通男人的滑润、极为耐看的面庞和五官。干净于女人，其实是一种性感”(高文宁)。“他的动作总带着点脆弱而忧伤的质地，宛如佳人断弦，好比美人袭帛”(毛尖)。“这是张国荣的桥段，狂放与沉闷结了鱼水之欢，轻佻地为镜花水月脱掉了鞋子，被人追赶，假装顾盼，又假装怠慢”(佚名)。“张国荣有与生俱来的妩媚与妖娆”(佚名)^②。所有这些语言本来都是用于描述女性的，如今慷慨地奉送给张国荣。也许我们的语言里本来就没有合适的词语来正面描述像他那样的男人，只好借用描述女性的词汇。也许在性别鸿沟分明的社会意识中，男人的性格和形象已经过于僵化，把张国荣看作女人，那么他的所有“出尔反尔”、忧郁、脆弱、爱漂亮等等的所谓非理性行为容易接受得多了，于是在香港人的想象中，他变不成英雄或神明，却变成了蝴蝶。

张国荣“化蝶”飞去了，香港则正在等待“凤凰涅槃”。

参考文献

[1]梁款：《我们的时代——悼张国荣》，载于《信报》(财经新闻)2003年4月16日。^② 引文引自：tom.com, sina.com, sohu.com.

Zhang Guorong Transformed to Butterfly—An Metaphor of Hong Kong Dream

Li Xiyuan

(Center of studie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Zhang Guorong, a star of Hong Kong, died in April 1, 2003. Hong Kong people had mourned and praised him unusually. Comparing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since 1950 and the whole life of Zhang, we may see Zhang's story was a typical sample of Hong Kong Dream—to be success by struggling. Zhang died at the time that Hong Kong people had been struggling from SARS and economic depression. The story of Zhang transformed to butterfly after died had made by Hong Kong people with their own hope to future.

Key words: Zhang Guorong, Hong Kong Dream, Metaphor

收稿日期: 2004-01-02

作者简介: 黎熙元, 人类学博士,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教授, 研究兴趣是华南地区的社会与文化。